



清泉流到古旱莊

QING

QUAN

LIU

DAO

GU

HAN

ZHUANG

清泉流到古旱庄

原著 李文显 赵敬广

改编 黄尔寿

绘画 李铁生 杨青华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

获鹿县北薛庄自古以来就是个旱庄，吃水比吃油还难。共产党员、复员军人韩凤鸣去那边搞夏征工作，看到这苦旱的情况，便决心要给庄上解决水的问题。老韩在县委指示下，充分发动群众，找水源，引泉水，其间经过重重困难，终于让古旱庄吃上了“自来水”。



(1) 1957年6月的一天，获鹿县干部、转业军人韩凤鸣，接受县委指示去北薛庄搞夏征工作。他背上被包，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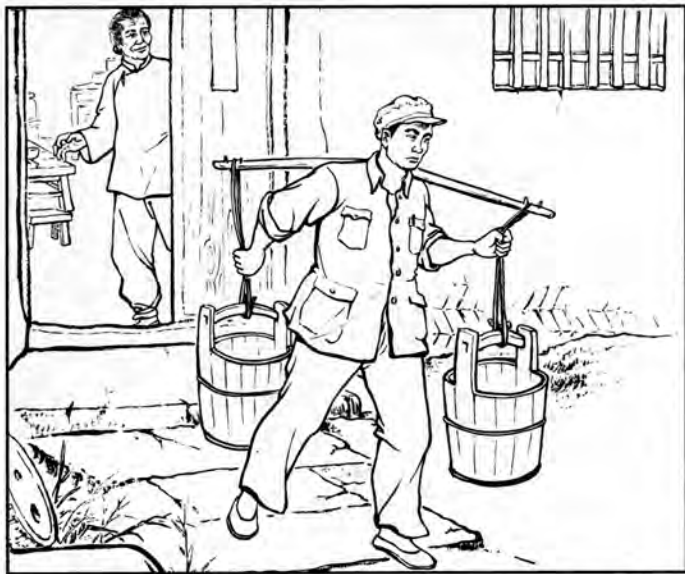
(2) 天气炎热，累得他又热又渴。他想喝上一口水，看看河沟都是干的，心想，到村里可要喝个痛快。



(3) 想不到一进村, 社主任薛东华劈头就告诉他, 村里用水非常困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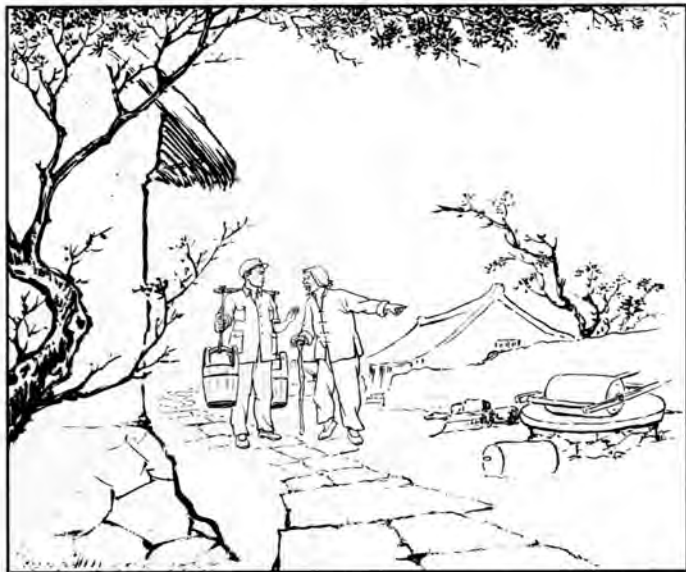
(4) 中午，老韩被派到一个老大娘家吃饭。他贪婪地多喝了几口饭汤，只听老大娘说：“同志，你不知道我们这里吃水多难啊！”他觉得老大娘似乎有嫌他喝多了的样子，便放下手里的碗，留下粮票，走出门去了。



(5) 老韩心里实在窝火。常言道“碾磨千家用，吃水不求人”。这村里怎么连水也不让喝？越想越火，一赌气，就担起水桶自己去找水。



(6) 刚出村，碰上瘸腿老人薛福全。老韩问他哪里有井，老人指点说在山下，离这儿足有三四里地。



(7) 老韩惊奇地问：“什么叫旱井？”老人叹息道：“旱井嘛，就是在山坡下挖个土坑，靠天下雨，这里面牛羊粪、烂柴草都有，我们就吃这种水。”



(8) 老韩安慰他几句，便奔下山去挑水。下去倒容易，回来担着七十多斤重的水，一步步爬上来就难得多。中途歇了七次，才到村里。他想到这里吃水果然艰难，刚才一肚子的气，也就消了。



(9) 一天早晨，老韩到薛金和家去，只见他们兄弟俩正在旱井边吵架。金和拿着分单要打水，他老二把守着井口不让打。见老韩来了，两人争着要他评理。



(10) 老韩是共产党员，觉得为群众解决水的问题，是自己的责任。他看着兄弟俩争吵，心里难受极了。



(11) 这时正是芒种时节，已经四十多天不下雨，土地干裂，庄稼枯黄了。收割下来的麦子，也单等泼水轧场。但是人都没得水吃，还谈什么泼场呢？



(12) 老韩向县委汇报。组织部长韩振声说：“既然农民急切需要的是水，开发水源就是旱庄最重要的任务。现在党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你，你一定要依靠群众把水源找到。”



(13) 老韩从县委回来，沿路反复思量：到哪里去找水源呢。想着想着，忽然想起了老人们常常说的：“头上有血，山上有水，山多高水多高，有山就有水。”心里一动，就直向莲花山走去。



(14) 山上荒无人烟，到处是荆棘；四周都是尖尖的岩山，脚下都是滑溜溜的石子，下面是深崖。老韩一连爬了三天，脚底尽是血泡，却一滴泉水也没找到。



(15) 老韩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北薛庄，苦思着失败的根由：对了，县委一再嘱咐我要依靠群众，我怎么忘了？于是决定去请教老年农民。



(16) 他找到那位瘸腿的老人薛福全，问他哪儿有泉水。



除掉村东边
以外, 另外还打
过没有?

解放后, 人民政府花了好些
钱, 在村里的半山腰里打过,
没发现什么泉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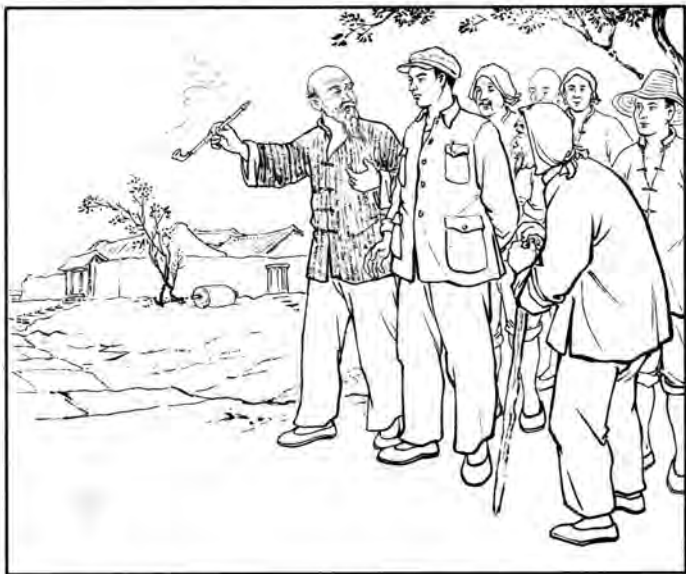
(17) 老韩问他有没有在山上打井掘过泉水。老人说: “打是打过, 不知多少年前, 村东边凿过一个十四丈深的井, 冒出一点黑水, 吃不得, 井早填平了。”



(18) 话越说越长，人越聚越多，老韩就跟那些老人搭讪。老大爷薛清良捋着雪白的胡子说：“我们庄建村四百多年来，爷传子，子传孙，一辈比一辈人少了。连姑娘们也不肯嫁旱庄。”



(19) 老韩问为什么，老大爷说：“没有水呗！山下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闺女汇成羹，也不嫁给旱庄人。谁要嫁给旱庄人，一辈子连个脸也洗不上！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

(20) 清良老人接着说：“话得说回来，我记得在西边的深山沟里，有个韩信洞，韩信洞的前面，有一口韩信井，相传是韩信屯兵练武用的，就是水太少，离村太远。”



(21) 另外一个老人说，在高不可攀、豺狼成群的抱犊寨半山腰里有泉眼。但没人敢上去，不知有水没有。



(22) 老韩听说山上有个泉眼，像得了无价宝，哪管什么困难危险，随即和社副主任薛清堂带着水桶和铁镐，一起爬上了抱犊寨。



(23) 两人爬呀爬呀，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碧绿的杂草。老韩紧赶了几步，乐得不禁大叫起来：“水！”“水！”是一注清清的水。



(24) 老韩用手一试，凉冰冰的。他趴在水洼边上，狠狠地喝了几大口。凉水灌进肚里，热气被驱散了，浑身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。



(25) 两人再抬头一看，上头是一座大山，下边是一座小山，老韩想起了家乡一句话：“大山套小山，不出人参就出泉。”他告诉薛清堂，薛也认为这里一定有泉眼。



(26) 两人兴冲冲地拿着大镐刨起来，刨不多深，泉水先是点点滴滴往外冒出来，接着就像茶壶嘴一样，“忽”、“忽”地往外流开了。



(27) 泉眼已经找到，接着要做的就是崩山凿石，开发水源了。老韩在社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施工计划。有些人怕困难，不愿干。薛清堂说这是有关子孙万代的事，大家听了，才同意派给四个人去凿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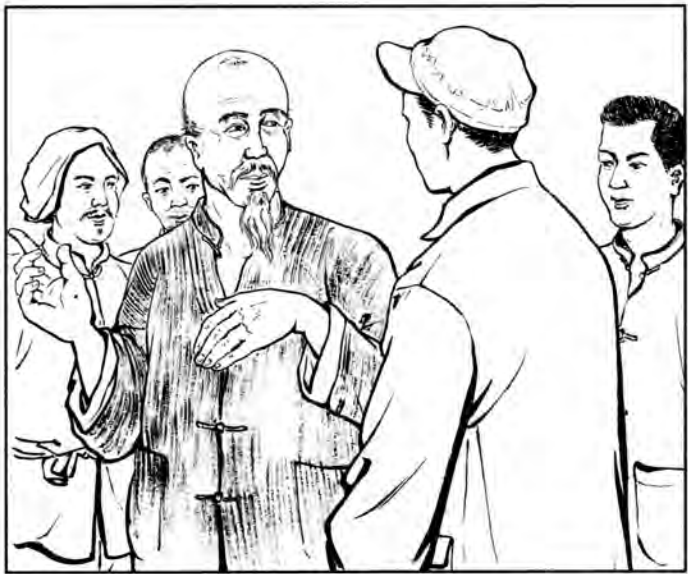
(28) 老韩领着四个人上山，凿了十几天，水还是不见多，派出的四个社员个个都泄了气。正赶上老韩回县开了七天会，四个人就乘机停工不干，回去了。



(29) 老韩开完会回到北薛庄，听说停了工，见到乡干部阎义宗，他也说：“费劲不讨好，早该停工。”老韩心里一下凉了一半。



(30) 可是他不甘心，第二天清晨，亲自拿上洗脸盆爬上山去，把泉水一盆一盆地掏干，再看着泉眼里的水慢慢地冒出来，但找不出根源。



(31) 老韩回村再请教清良老大爷，老大爷告诉他：“横石无水，立石出泉。”老韩和村干部们听了，觉得很有道理。



(32) 于是又派工往下凿。果然，凿到立石缝时，水头大多了，出水量一天由二百多担增加到三百六十多担。



(33) 但是，水量越大，工程进展越困难，从上边往下扒石渣，太慢了，跳到水里去挖，快是快，可是泉水又深又凉。所以眼看着水往上涨，大家还决不定怎么办。



(34) 这时，老韩很快地放下铁锹，脱去衣服，“扑咚”一声跳下水去。旁的人一看老韩往下跳，也就跟着一个一个往下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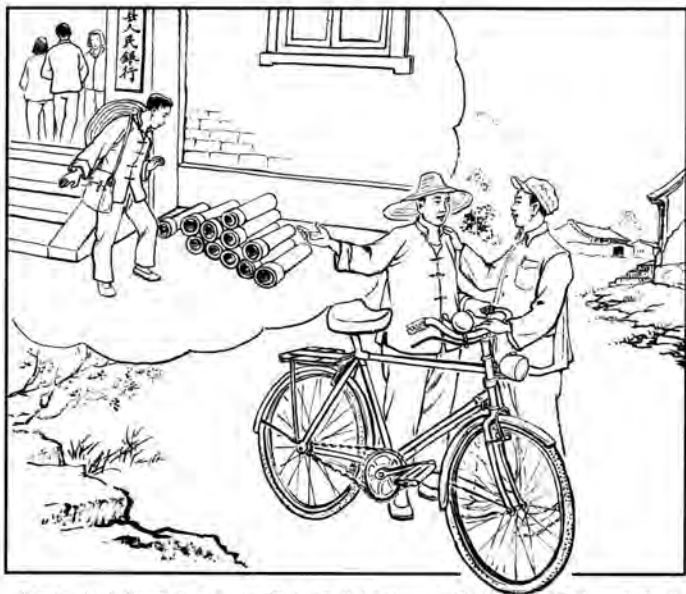
(35) 大家起劲地挖呀挖呀，不到一个月，泉井修起来了。一天能出四百八十担水。大伙一计算，除了人吃畜饮以外，每天还富余近三百担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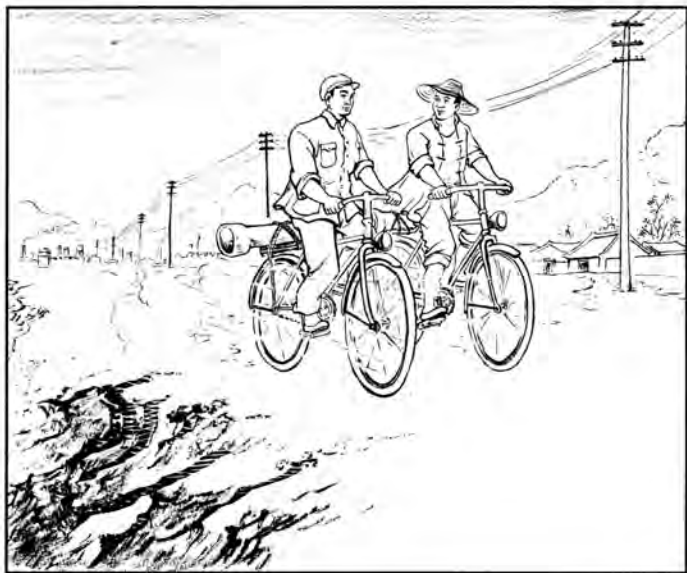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泉井凿成了，但离村足有三里路，如何把泉水引下山来？老韩左想右想，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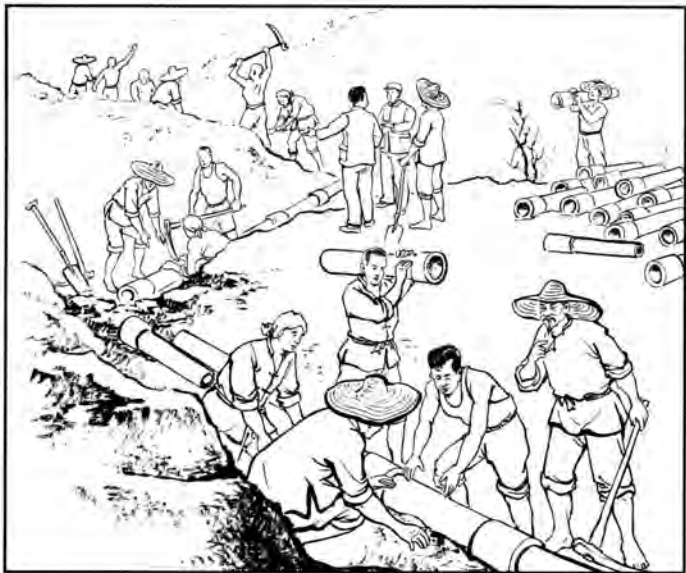
(37) 老韩回到村里，请大家出主意。有的提出挖沟引水，有的提出竹管引水，但都有缺点。又有人提议石槽引水，既结实又干净，水也不会流失。可是一算账，需要千百个熟练的石工，也不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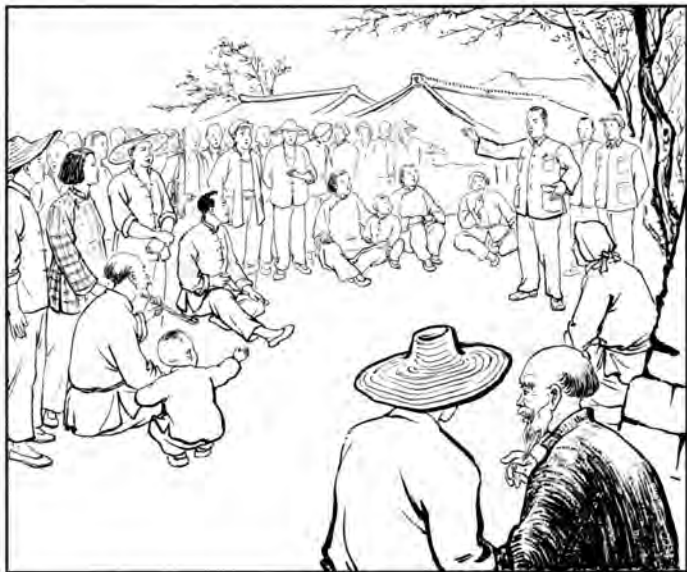
(38) 办法想了很多，还是找不出门路，有清泉引不下来，真急死人。村里党支书薛凤书去获鹿城里开会，看到县银行楼房的下水道是用陶瓷管通下来的，不禁心里一动，回来就告诉了韩凤鸣。



(39) 韩凤鸣打听到陶瓷管是从石家庄买来的，很便宜。两人借了两辆自行车赶到石家庄，用自己的钱买了两根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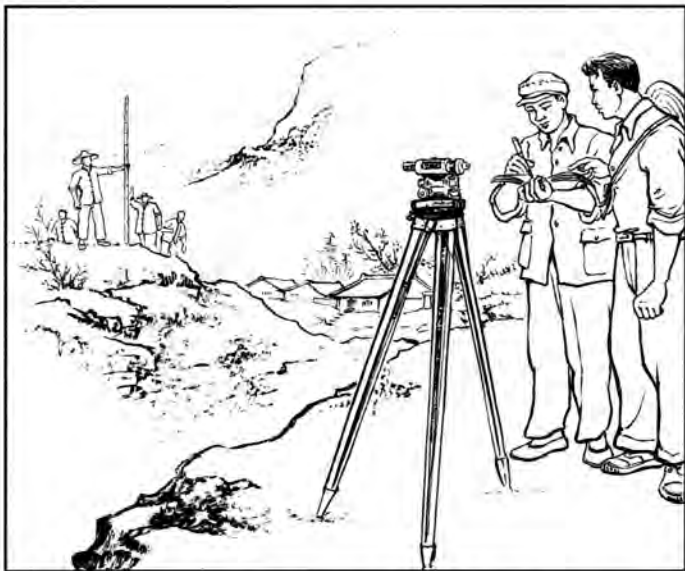
(40) 一试验，效果很好。这时群众都争着出义务工，挖沟铺设水管，县委也拨出款项大力支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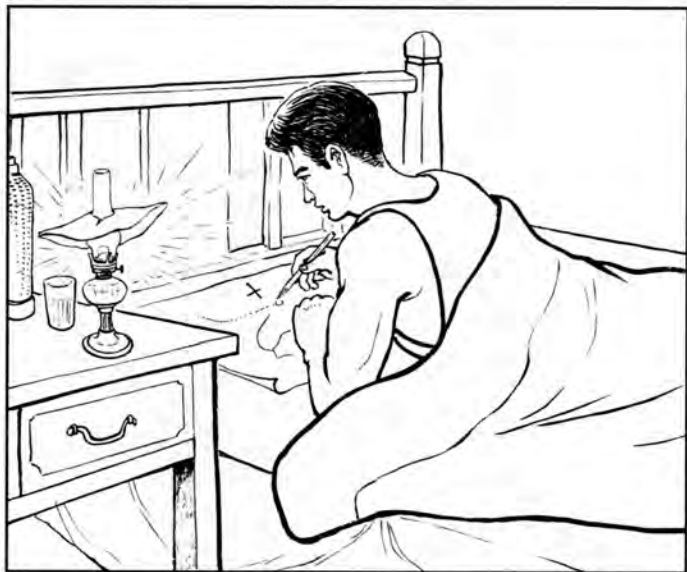
(41) 县委决定让他专门搞水利工程，组织部长韩振声和县长寇润身也前来帮助他发动和组织群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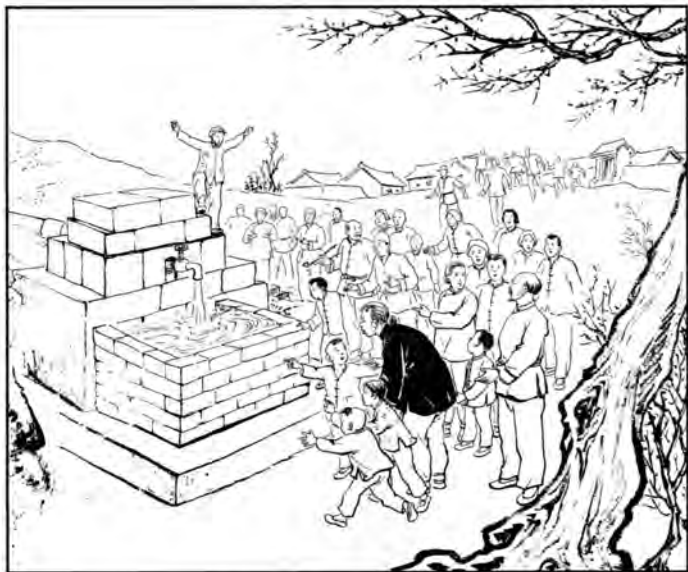
(42) 他们整天爬山越岭，踏遍了获鹿县附近的大山，帮助别的村庄寻找水源。这种干劲深深激励着人们的心，群众提出的行动口号是：“手磨破，脚走烂，要和自然决死战！”



(43) 在铺管工程中不是没有困难的，这里高高洼洼，穿沟过岭，很需要一些测量技术。韩风鸣没学过这些，便到县里向建筑科技人员学习测量技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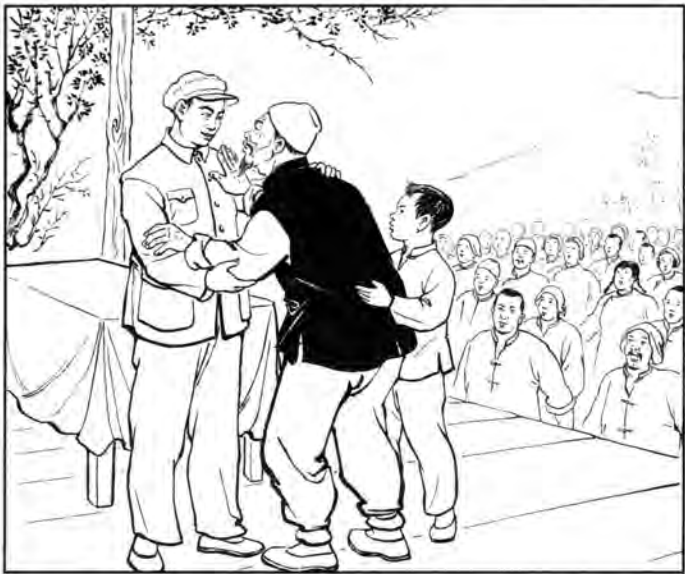
(44) 他不会制图，白天量好，晚上就整夜地学着画。他在部队里受过伤，不能长坐，就趴在被窝里继续画，终于学会了。



(45) 1957年9月，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，引水工程完成了，泉水畅利地流到了村上。这个吃水比吃油还难的旱庄，从此吃上了“自来水”。



(46) 社员们在村里安了两个水龙头。群众就在水龙头旁边写了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旱庄吃上自来水。”下联是：“感谢领袖毛主席。”正中横批是：“细水长流。”



(47) 村里开了庆功大会，拍了纪念照片。一个瞎眼的老大爷，把老韩浑身上下摸了又摸说：“老韩老韩，你就是共产党员老韩吗？可惜我看不见你呀！”



(48) 老韩很谦逊，他常常对村民说：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。这首先要归功于党，没有党，任何人都一事无成。”



(49) 老韩走进这些村子，人们见了他都亲热地喊着：“老韩，快
到家里坐坐。”孩子们亲热地喊着“韩叔叔，韩伯伯”，口里唱着
充满幸福感情的歌儿。



清泉流到古旱庄

原著 李文显 赵敬广
改编 黄尔寿
绘画 李铁生 杨青华
责任编辑 陆颖 陈嘉梦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60 印张 0.87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 0001—3000